

## 记忆深处

1968年我上小学,五一前夕我们接到通知,公社要组织庆祝活动,各学校组成彩旗队、花束队,还要比一比效果。我个头小,被编入了花束队。

活动用的花束得自己准备,同学们都开始紧张忙活起来。许多同学买了彩纸,折成五颜六色的纸花,把枯树枝用纸条裹好,再贴上各式各样的纸花,五彩缤纷。

可我和几个粗手笨脚的孩子,哪里会做这种细活?这时,一位同学急中生智:“小胖奶奶家的桃树开花了,咱们去折点树枝,带着现成的鲜花,不比纸糊的好看?”于是我们就趁着

晚上天黑,折了些桃树枝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吃过早饭,手举着开着鲜艳桃花的树枝,兴高采烈地赶到学校,加入了活动的队伍,我还得意地向拿着纸花束的同学炫耀。

庆祝活动的程序很多,老师忙着维持秩序,压根没注意到我们几个手里的“特殊花束”。临近中午,活动结束,我们各自回家。

我余兴未尽,想着回家好好跟母亲分享参加活动的喜悦,可刚走到家门口,就听到小胖奶奶和母亲的对话:“侄媳妇,你家孩子年纪小不懂事,回来别为难他。”“那咋行?他们折了树枝,将来桃子就

## 闯祸

少结了,你们就指着卖桃子挣点钱呢!”

坏了,人家找上门了!我赶紧把手里的桃枝塞到草垛里,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家。“你可回来了!你们干的好事,看我怎么收拾你!”母亲一见我就沉下了脸。我急忙向小胖奶奶解释:“奶奶,我们折树枝不对,可我们不知道会让桃子减产啊,再说你们不也年年剪枝吗?”

“好孩子,奶奶不怪你。”小胖奶奶笑着说,“我们剪枝是有讲究的,可不是你们这样乱折一气。”母亲还在斥责我:“做了坏事还嘴硬?事先跟我说一声,能闯这祸

吗?”小胖奶奶连忙打圆场:“算啦算啦,不怪孩子,这么大的孩子哪懂这些。我家孩子当年也犯过这样的错,劳动节让孩子知道了剪枝的道理,也算学了点劳动知识。”听到这话,我忍不住破涕为笑。

那个五一节,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。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,这段闯祸经历,也成了我难忘的成长印记。 艾立起/文

**编辑提醒:**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## 似水流年

## 燕子风筝

六十多年前一个春日的晌午,日光斜穿过门前大杨树,在小院泥墙上投下晃动的亮斑。十岁的我坐在小板凳上,看着父亲用竹片和牛皮纸做燕子风筝。父亲的手浸着车间的机油味,削竹片时却灵巧异常,刀刀游走间,生硬竹片弯出流畅弧度,他说:“做风筝要轻、稳、活,轻能飞,稳不晃,活能跟风翻飞。”

糊好的燕子风筝黑白相间,尾羽如剪,父亲用毛笔粗粗描出羽毛。傍晚,父亲牵着我的手去军工大院的操场放风筝。我抱着线轴奔跑,风筝跌跌撞撞,急得我手足无措,直到父亲喊“放线”,棉线嗖嗖抽出,燕子猛地飞起,掠过树梢、烟囱,稳稳停在白云旁,我的心也跟着飘向云端。

父亲帮我把线绕在指节,说:“线在手里,风筝飞再远也是你的,线一松就找不到家了。”那时操场上满是风筝,“战斗机”“花蝴蝶”挂满天空,父亲做的燕子风筝飞得最高。

后来,父亲走了,燕子风筝被收进仓房,渐渐褪成了米黄色,蒙着灰。母亲离世后,我再去找那只风筝,早已不见踪影,但我仿佛还能闻到父亲手上那股机油的味道。

如今,军工大院换了牌子,高楼挤窄了天空。前些日子在广场见孩子们放风筝,动漫图案的风筝精细花哨,却飞不进我心里的那片天。原来,那只褪色的燕子风筝,早已被时光拴住,那些旧时光里的温暖与牵挂,永远扯不断、忘不掉。

刘景林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 义务劳动

1970年春季,我在石家庄七一学校上学,那时石家庄中山路地道桥正在修建。学校为了锻炼我们,安排我们每个班在下午放学后,到中山路地道桥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。

工地上灯火通明,穿着工作服的建筑工人和我们这些学生,都干得热火朝天,劳动号子此起彼伏。我们的劳动比较简单,就是把挖出来的黄土,用铁锹装满小排子车,拉出地道桥的大沟,卸到平安大街附近的一处大坑里,然后再返回来装车、拉车、卸车。每天晚上大约往返五六趟。如果碰到附近胡同里的居民需要黄土,我们就给人家卸到家门口。就这样,我们年级每个班的同学,都到中山路地道桥义务劳动了一周时间。

王进军/文

## 图说往事

## 临别合影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服役于辽宁某部队。俗话说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1976年3月,服役多年的我即将离开部队,回到地方工作。

临别之际,我(后排左1)邀请另外两位陈姓战友,在营房附近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,以此纪念这份难得的战友情谊。

陈抗美/图文



## 婚恋故事

## 踏实的幸福

1974年,我在县卫生所当护士。那时,县农机厂的维修队常来卫生所检修设备,队长是邻村的退伍军人刚子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衣,肩膀宽厚,手上总沾着机油。每次来,他都不多言语,只是默默帮我把沉重的药箱搬到库房,或是在我值夜班时,悄悄在窗台上放两个烤得焦香的红薯。秋收时节,我去田间巡

诊,不慎被镰刀划伤了手掌。刚子恰好路过,他二话不说,背起我就往卫生所跑。我伏在他背上,心里竟生出一丝依赖。

岁末,县里组织文艺汇演,我表演的诗朗诵得了奖。散场时,刚子在后台等我,手里攥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匣子。打开一看,是一块上海牌手表——那是他用全年的奖金和工业券买的。“我没啥

文化,就想护你一辈子。”他红着脸,声音有些发颤。

我没有犹豫,点头应下。1975年春节,我们在卫生所的宿舍里办了婚礼,没有婚纱,没有钻戒,只有同事们凑的花生瓜子,和他亲手为我做的一个白大褂收纳袋。日子虽清苦,可每当我穿上干净的白大褂,就觉得心里满当当的,全是踏实的幸福。 刘美娟/文

图说  
我们的  
价值观

子也孝  
孙也孝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中国  
中国  
中国  
福  
喜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